

【行走济南】

□潘乐民

在千佛山半山腰处有一座石坊，上书“齐烟九点”四个大字，为清代道光年间历城县令叶圭书手书。晴朗之日，在此举目北望，可隐约看到济南北部药山、鹊山、凤凰山等蜿蜒起伏的九座小山。略偏西北方向，一座陡峭的小山便是标山了。

很早以前，山上有一处小寺院，两三个僧人，暮鼓晨钟也曾回荡于三五里之外。标山坐北朝南，上山数百级白石台阶颇为严整，拾级而上，登数十台阶后便是僧院。僧院分左右两院，正院为焚香拜佛之地，侧院为僧徒居住之所。佛家之地清净，整洁，倒也未断了香火。越寺门而西折，再上行数步，是一条石板铺就的斜路，迎面一座关帝庙，庙中美髯公一手捋髯，一手持兵书，气定神闲，好不威风。昔日灾荒年景，时有贫者与关帝同居之。炊烟之下，关帝红面金身早已是乌黑一团了。庙后一株苍老挺拔的枣树奇伟异枝，倒给这小山增加了许多肃穆之气。

# 标山小记



穆之气。

顺石路略南折，然后西拐，十数级台阶，右拐北向便直冲山门了。台阶一律白色，约有数十级的样子，均为细石雕成，宽有丈余，陡峭而整齐，远看如一条白带。进山门，东西各一座白色石亭，均为巨石雕成，其造型风流飘逸。当年

为钟鼓二亭，西悬鼓，东挂钟，远远望去，如乳燕展翅。设亭之平台阔约数十丈，路两边为百年古树，枝枯叶无，后人竟难识原为何树了。

冲山门北上十余级台阶，又是一层平台，平台之上是标山的主体建筑了。中为无梁殿，雄伟而古朴，东西各有一

座小楼，一律的青砖绿瓦，雕梁画栋，斗拱飞檐。东西二楼内壁均为色彩斑斓之图案，或人物或车马或故事，内容丰富而古老。无梁殿呈圆形，殿中顶部有数条金龙盘旋在上，殿中泥塑神像排列两边，横眉怒目，张牙舞爪，不知为何方天神。

上世纪五十年代，园林部门曾凿石抬土，遍植松柏。远远看去，标山小巧玲珑犹如一盆精致的大盆景，也是济南一处难得的景点了。曾经，这山上是孩子们的天堂，春天大家爬到山上找一处平坦的石头坐着玩耍，或是找一块凸出的石头下去躲雨，夏天的晚上满山都是不穿衣服或是只穿短裤的乘凉的村民。女人们晚上都不上山，这成了当时的风俗。可遗憾的是，这些文物建筑均在十年动乱中遭到破坏，至今山上已是片瓦无存了，只有那两座石亭至今还保留着，依稀能看得出它当年的风韵。



正当不少胖者为减肥无效而犯愁不已时，我却为自己的“瘦肉型”身段苦恼不已。虽然我时常为自己“增肥上膘”的“胖计划”而八方求医，甚至做梦都想过把瘾地胖一回，可就是事与愿违，胖不随心。

【休闲地】

## 开开心心当“瘦星”

□马洪利

我在单位那“一亩三分地”里，是名不虚传的“老瘦星”，大伙都夸我是“瘦比南山不老竹”。让我感到无奈的是，我还很荣幸地被善于搞笑的同事评为年度十大“瘦星”之一，更令我始料不及难以接受的是，我竟然在“瘦星”排行榜上名列榜首。因为自己过于消瘦的原因，一向爱面子的我，一般情况下轻易不敢或不好意思过秤量体重，生怕被人笑话我是一个身轻如燕的人。而我愿意过秤的时候就是在冬季，因为此时身上穿着厚厚的大衣、重重的棉鞋，可以掩耳盗铃地蒙混过关。

胖人委屈，瘦人更难受。因为我自幼就瘦得像根“青竹竿”，没有大腹便便的“将军肚子”，没有肥头大耳的“官模官样”，所以在多次深入基层办事时，有人很不在意我，对我不理不睬、不肯配合。

走亲访友更加难堪，好友十有八九会关切地问一声：“哟，哥们儿咋这么苗条哇？是不是生活又困难啦？”而我却很自然地笑着说：“单人是‘贱骨头’，吃好吃穿不上膘，吃多吃少不长肉。”大家嘻嘻哈哈一阵就过去了，而我的内心却是一百个不服气，虽说自己瘦得可怜巴巴，可一百六七十斤的担子也是能拾得起放得下的，跋山涉水，并不比“胖伟人”差劲儿，而且头疼脑热，风寒感冒的小毛病也都能扛得过去。

说归说，笑归笑，总得想个妥善的办法才行啊。于是，痛定思痛，到处打听增肥的神妙秘方。起初，一位朋友向我推荐秘方说，贪吃贪睡不干活的人，很容易就会胖起来。我利用一个节假日“尝试”了一回，谁知睡得我是昏昏沉沉，晕头转向找不到北，大病一场，差一点没有睡过去。

后来，又听一位热心肠的朋友“献计”说，若是多喝啤酒，多吃肥肉，很快就能胖起来。面对如此能发福的“灵丹妙药”，我自然是如获至宝，信以为真，迫不及待地尝试。那一次，一向不沾酒的我，一咬牙灌下4瓶啤酒，肥肉膘子吃下半斤多。然后在妻子的关心伺候下，潇洒地一头醉倒在床上，等待着身体发胖。可谁知却是胖不随心，损体伤身。不多会儿就上吐下泻，腹胀胃痛起来，并一连折腾了三四天。结果，眼窝深陷，脸色蜡黄，体重不但没有增，而且还减了8斤多。这一次总算服了气，一个劲儿地埋怨自己盲目无知，何必感情冲动，故意地糟蹋折磨自己，处处与自己过意不去呢！

本来嘛，胖瘦之间自有“定数”，想胖想瘦不是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即使是颇费一番周折也不见就会奏效。胖有胖的活法，瘦有瘦的方式；胖有胖的优点，瘦有瘦的好处；胖有胖的难言之隐，瘦有瘦的无可奈何；胖有胖的开心之处，瘦有瘦的乐趣所在。就像妻子说得那样：“胖虽富态，瘦也潇洒，何必这样为难自己呢？你还是顺其自然，乐在其中的好啊！”

【历下亭】

□孙建文

外面下雨了，这是泉城春末的雨。一场期待已久的雨。

一个人坐在家，静静地听雨落的声音，此起彼伏，或缠绵，或清脆，或清浅，或悠远，柔柔地飘着，就像飘着的音符，就像欣赏一首绵柔的乐曲。

外面没有一丝风，临窗的树木都静默着，像是在欣赏雨的欢歌，又仿佛不忍惊扰了它期待的美梦和舒展的兴致。

这是泉城的一角，我想整个城市此时都沉浸在雨的欢歌里了吧，少了喧嚣，多了静谧。即使在马路上，也少了不少人，他们都躲在家里听雨。那些车里车外的行人，如果是赶着回家的，更期待着早些回家。感受这雨，感受这晴日里没有的静谧与缠绵。

这雨与家联系着，雨天总期待着回家。雨天里更会感觉到家的温暖。在办公室听雨和在家里听雨是不一样的。无论

# 家的温度

在哪里，都没有在家里听更宁静，更心安，更有品赏的味道。特别是在灯下，边读书边聆听；或者躺在床上，与这雨一起做梦；或者就站在窗前，看这雨，这树，这平日里少有的景致。栖身在这个一角之地，内心也会泛起如细雨般带着温度的情思与缠绵。

这样一种家的温暖是逐渐递增的，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吧。就像我，搬家前，房屋里布满蛛网和灰尘，一些设施的功能也是残缺的，印证着这个房子很久都没有人长住了，更没人打理了，没有了人，房子渐渐失去了它应该具有的温度，它的温度已经被旧主人带走了。

然而走了一个家，又来了一个家，只要有了人，有了拾掇，这房子又渐渐有了生气。虽然没有经过大的装修，但一切都是新的了，墙面，地板，新的

家具，太阳能恢复了功能，天然气又重新燃烧起来，厨房里又有了嘶嘶冒气的声音。暖气重新开通，网线、有线全部接了起来，这一隅又有了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有了声音与欢笑。曾经流浪的心又开始稳定下来，连一些老家具也用不着再搬来搬去了，像一群难分难舍的老友，都一起找到了新的泊地。曾经搁置不用的一些餐饮器具重新被擦拭干净，很仔细地放到应该放的地方，并尽可能利用起来。家就这样一天天温暖起来。

这样的温暖逐渐在这个家里传递、扩散。一切落定之后，站在阳台上，内心也有了更多欣赏的心情。才发现窗外竟是如此美丽。其实这房子虽然不新，环境本就不错，前后都有绿树环绕，探出的阳台仿佛随时要把窗外的风景收回家来。住惯少绿的环境，突然临着这么多充满各种风姿的树，被这么

浓的绿和色彩渲染，心里竟有了莫名的感动。

这样的感动其实还是来自家的温暖，让心灵有了归泊的宁静，才有了欣赏的心思。而家的温暖又来自于这房子里的人，来自于这人对家的建设与打理，让这城市一隙之地慢慢有了更完善的功能，有了更多使用与相处的经验，有了更多的心情品味。使用功能有了，又想让它尽可能美一些，于是，从花市买了花，从路边捡些枝桠，无论身体在什么地方，这心老是被家牵着，心也牵挂着这家，无论在外面是如何疲惫和落寞，面对家的温暖和召唤，都能一次次义无反顾地回到它的怀抱来。

家的含义也许一辈子都理解不够，家的温暖也许一刻不离也享受不尽。特别是在泉水滋润的环境里，在森林呵护的氛围里。在这样的环境里，唯有爱家，别无选择。

【口述城事】

□韦钦国

时常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上课，课余时间，闲来无事，常到成德大道上的报栏看报纸，开水房门时常常摆满开水壶。初看倒无特别之处，但细看之下，司空见惯的开水壶竟也有几分妙处。

一是壶多气派。那花花绿绿的开水壶，从亚圣路转向成德大道，再转到科圣路，在一百多米的道路上依次排开，或三五成群，或入双成对，或形单影只；有的挨着水泥路放置，自成一排；有的则散落草丛，细疏有致。而在开水房门前的走廊上、阶梯旁，更是挤挤挨挨，排得异常紧密。粗略统计，三五百只总是有的，真是气派。精明的商家就打起了主意：免费送一张长20多厘米、宽十多厘米的不干胶打上广告，空出的区域供学生做标志或写名字，算是物尽其用，也算利人利己吧。

二是形式多样。水壶多了自然容易混淆，大学生们的高智商在这里也得到了体现。一眼看上去，多数水壶都是常见的塑料外壳样式，虽然大小不好辨别，但外壳颜色五花八门，倒也好认。笔者曾非常意外地

# 水壶也风流

发现了一只上世纪80年代常见的袖珍型镂空铁皮水壶。但最有个性的当数一只小型竹皮外壳水壶，一看就知道是有年份的老物件，外层的自然包装如老人皱纹般透着岁月的沧桑，时间老人为她留下了光滑，恐怕这只水壶源自盛产毛竹的云贵滇赣之地吧。被一群鲜艳的塑料壳水壶包围的这只水壶，颇显另类，个性十足，第一次看到它时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只壶的年龄恐怕比她的主人还要大吧？不禁对这只骨灰级的水壶惊诧了老半天。

三是个性突出。现在的学校不比二十年前笔者读大学时，一是学生人数明显多了，二是心思更活泛了，各种标志相映生辉。最直接的是写上班级、宿舍和姓名，直白明了，用钢笔或签字笔写的，字迹还算清秀，主人多半是女生，可称为婉约派；用白板笔或毛笔写的，粗疏相间，狂野不羁，可称为豪放派。主人大半是男生。更简单的则是直接在壶把上系一段彩色的尼龙绳或现在已不多见的红头绳，好像旧时贫困人家卖儿



卖女时在孩子头上插棵草做标记。有的则发挥专业特长，画上系列漫画，风趣幽默，应该是艺术学院的吧。还有一只壶上只留有两个大字——“你妹”。应是网络用语，琢磨了半天没明白啥意思，不知是人名还是暗号。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拿错、丢失者不在少数，要不，也不至于有人在壶的外壳上留

下“这是第三个了，还想顺走”的粗黑字体。有的则写着“此壶漏水，偷了无用”以及“壶有灵性，他人一碰，立即起爆”，够刺激吧？！还有一个上面写着“姐是博士，你玩不了，放手吧”。淡定、性感又自信！更有甚者，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用大黑字体写着：“偷者挂科！”可能是被偷恼了，才出此恶言，任何学生在顺这只壶之前可能都要掂量一下是否合算吧？